发现

双眼视力

John H.Lienhard(约翰·H·立恩哈德) 文
姜小龙 译

大多数人拥有双眼视力。每只眼睛给我们大约130度视角，双眼给予我们接近180度视野。大部分人们能看到被称之为左右视点合成图，类似于古希腊神话中独眼巨人看到的心理图像。双眼视觉产生合成图像，既有宽度又有深度。有些人虽然有两只眼睛，但是只有单眼视觉，因为这类人双眼不能形成视点合成图。

如果按眼睛分类，我们属于捕食性动物。与同类一样，特征是眼睛长在正前方。这类眼睛更适用于定位猎物，而不是保护自己。

与其相反，马、牛、羊则是被捕食类动物。这类动物眼睛更适合用来观察来自任何方向的危险。例如马的眼睛长在头的两侧，具有单一视力。马可以看到除去被身挡住的所有方向。马只在前面非常小范围内有双眼视力。顺便提一下，马的视力仅有20/30，而人的视力是20/20。并且马仅有微弱分辨颜色的能力。

猫则属于捕食者，只有低分辨率，区别颜色能力更低，较小视野。它要转动头部才能看到周围。但是猫眼具有较宽双眼视力，非常好的夜间视力，它们能很快适应光线变化。猫还有人类不具有的优点：它不需要眨眼去润滑眼睛。

捕食类与猎物类动物眼睛特性在鸟类表现更为明显。一位鸟类爱好者曾经告诉我，“实际上仅有两类鸟：肉食鸟类和鸟食类”。鸽子视野甚至比马还宽广，几乎360度，但是前面只有非常窄的双眼视力。鸽子处理所见信息比人快的多，和马一样，鸽子对周围任何运动都非常敏感。

捕食类猫头鹰只有120度视野，但是大部分都是双眼视觉。与人类一样，任何捕食类动物必须转动头部去观察四周，但是猫头鹰可以看到远处猎物。与人相比，它的双眼视觉准确度极高。人们常常用鹰眼形容敏锐视觉，是恰如其分的。

与人类不同的是，很少鸟类可转动眼睛。但是它们具有很強颜色区分能力。海鸟眼睛如同照相机过滤镜，能够看穿迷雾。企鹅眼睛可以适应蓝色水中环境。许多鸟可以看到紫外线区域，而人则看不到任何紫外线范围。

总之，动物：或者像人类一样，拥有捕食性动物类的双眼视觉；或者具有被捕食类的宽广视野。而这一切仅仅是许多特性分析开始。一旦我们掌握这个线索，眼睛位置和功能能够告诉我们某一个动物到底属于什么类别的。

沈阳中山路

刘 齐

夜晚中山路，车少灯亮，适宜散步。先去中山广场，朦朦胧胧看到大和旅馆、奉天警察署、三井洋行、关东军司令部。大和旅馆住过日俄国共众多要员，奉天警察署抓过农工商学无数百姓。日本兵横枪，逼我向一座白色石碑鞠躬，说这是命令，“满洲国”人一体遵照。恍惚中我给他一记勾手拳，没打着，兵和碑不见了，只见到恋爱男女、休闲老少，跳舞、练字、抽冰嘎儿——发光陀螺，大鞭子甩得啪啪如枪响。还有辽宁宾馆、公安局、招商银行、总工会。名称变了，建筑没变，依然老砖老瓦，欧风日痕。

中山路横穿广场。广场西侧的中山路，秋林公司、邮政局、沈阳饭店、火车站，这些老建筑各具姿容，跟广场上的楼宇一样有名，有故事。但今晚我不往西走，我往东走，我的故事在东侧中山路。从桂林街到和平大街，三四个路口五六百米，像一条超长磁带，印满我储存的生命信息。旅居外乡多年，雄州名府走过数不清的中山路，顶数沈阳这一条血脉相连，难舍难分。我在这里出生，长大，每次回沈，总要来亲近一番。

这一带的临街老屋，亦是西洋格调东洋意味，塔楼穹顶，方柱圆拱，长条排列，两三层，不高，不显赫，反倒让市民感觉近便。跟一幢幢熟悉的老朋友打过照面，我到了中山路150号跟前。这一趟洋房，老奉天称之为山叶洋行，我和幼时伙伴则叫它东沈合社。东沈，东部沈阳？合社，合作社？跟谁合作？跟食品合作，跟馋虫合作。孤陋小儿，不知江海，只识眼前，圆盘秤，纸口袋，手指饼干五毛六一斤，八两粮票。蛋糕粮票少，一斤只需四两，钱多，八毛，不划算，不如买八十粒水果糖。满族点心萨其玛最是美丽诱人，当时却不叫萨其玛，叫胜利糕。购者寥寥，售者蔫蔫，见儿童眼睛会餐，佯怒：小爪子别碰玻璃柜。

东沈合社斜对面，头顶绿色“覆碗”的浅黄色洋楼，曾是艰难岁月的定点粮站。秋天，门前人行道堆满粉红地瓜。孩子贪甜，央求母亲：买吧，一斤粮能换四斤呢。粮站空间很大，举架高过普通民居，高粱米、苞米面、生豆油的混合气体钻入鼻腔。家家自备油瓶，瓶嘴紧对油嘴，半天不忍离。卖油人笑：别接了，再漏一滴送你一斤。一斤是大数目，每人月供三两，合一天一钱，想得高血脂都不够格。

再往东，是老新华社大楼，凹形门脸，棕色立面，不算地下室的采光窗，一共五层。凭了这五层，竟做了中山路的制高点。楼内人有眼福，可仰视碧空，俯视游行，光复游行，十一游行，革委会游行，粉碎四人帮游行，花车旗阵红海洋，标语传单广告廊。

历史眨眼，草木千秋，天助己助，人新物新。老大楼思进取，图扩张，于五层之上加盖一层。那也落伍，不见其高，反见其矮。它的身旁，别的洋楼身后，几十层的摩天大厦一个接一个，噌噌往外冒，生生把众洋楼比成了小弟弟。应叫小老头儿。小老头儿有小老头儿的好，饱经风霜，底蕴深厚，不声不响过日子，终于获得青睐，增添价值。本地指靠它们，摩拳擦掌，想造一条欧洲风情街。再欧洲，再风情，沈阳味也去不掉，关东性格改不了。都说建筑是凝固艺术，哪能总是凝固？各色人等，雅俗刚柔，源源不断呼出人气，建筑受了熏陶，鲜活起来。

街头大彩屏画影翻飞，迷幻眩目。当年的我，八九岁的小刘齐，你在哪里？快点出来，让老刘齐领着你，重走一遭中山路，想吃什么给你买什么，想玩什么带你玩什么。灯河辉煌，斑马线清爽，柏油路面之下，土层之上，七千年前，走过新乐沈阳原始人，披发，赤足，狩猎耕耘。三千年前，三百年前，三分钟前，古代沈阳人，现代沈阳人，均在此行走，劳作，卑微生活，自豪生活，封闭生活，敞亮生活。一百年前建成的昭德大街、浪速通，六十年前改名的中山路，遂成为沧桑中山路、无尽中山路。中山路以中山名，中山有言：世界潮流，浩浩荡荡，顺之者昌，逆之者亡。

豁达明朗的心境

西 周

“驰水清兮南入涪，沿峡秀兮浊酒酥。草堂碎阶花草乱，胡笳去后方闲舒。”

望着清澈的梓潼水南入涪水，并不汹涌的波浪泛着青光，沿途的峡壁峻秀而寂静，呷着浊酒的我，在半陶醉的景色中，留恋于每一个倏忽的景致。

想来，我的草堂应已是乱草杂藤了吧，就连碎了的石阶缝中，也不免会有根草滋长而出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我要入川，回到我的草堂，回到我的书屋，去抚摸一下我的桌案，去触碰一番冷砚灰墨，去温暖一下我的座椅。

如今的舟已非苦舟，如今的天已非低云，如今的心，是一汪向往的新涟漪。

推开窗，满眼的绿柳吐着嫩黄的新颖，黄鹂的叫声愉悦着我的心情，它们在摇曳影绰的柳绦间欢快地春舞着，抬望天空，一行成线的白鹭，收起长长的腿，时而展开时而扇动的翅膀，在一碧如洗的蓝天之中熠射着亮光，从有些灰旧的窗格望去，西岭远山的雪欲融还休，皑白的雪反射着淡淡的春日，却不刺眼，反而有着异样的神光。由远而近，江中小坻浅，绒雀鸣新芦，好一派初春的新景。江边有客舟停驻，东吴的客商头戴缯绡，身着软绸，拾阶而上，回望江景，啧然而赞，叹赏不已。

无须多斟酌，掀开砚盖，拭去灰尘，磨墨忝润，再望一望如此的春色，便挥笔写下了绝句：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”

有朋自远方来，家中无肉，取出鸡蛋两枚，菜蔬几根，以绝句新诗而做成四样小菜，以清水代酒，共赏始春：

两个黄鹂鸣翠柳——韭菜上放两个鸡蛋黄；一行白鹭上青天——一片青菜叶子上铺上一行蛋白；窗含西岭千秋雪——将四根韭菜叶子围成一个框，框里撒上蛋白；门泊东吴万里船——清汤之上，浮着两个蛋壳

友觉得有新意，取出新诗以对照，友抚掌大笑，大呼妙哉，而后举杯而庆，甚得此间之胜意。

以上故事，是杜甫在安史之乱时，避祸到梓州，后“安史之乱”被平定，随即乘舟沿梓潼江，经过涪江而入蜀，回到成都，回到了杜甫草堂。在草堂里，推窗而望，正好是初春，见始春柳树黄鹂平和，山色平静，秩序安然，心生感慨，因而写下这四句绝句。

当然，以此四句绝句而衍生出的四样菜肴，却纯属后人的应和，杜撰。但，不管如何，却佩服杜少陵的诗才。当然，有此绝句，更有后人的这四样菜肴，而更加被津津乐道起来。

红尘之中，无非名利，无非争斗，无非战乱，淡薄心志，豁达明朗，不失为一种难得的心境，犹赞。

福州三坊七巷（淡彩） 荣德芳

说丽娃河

任溶溶

华东师范大学校园内有一条河，叫丽娃河，现在颇有点名气了。抗战以前，原址上的大夏大学就有这条河，叫丽娃丽妲河。这名称是从1929年好莱坞电影《丽娃丽妲》的同名主题歌得来的。当时这首曲子流传很广，我在广州念小学，也会哼：“5——663，5663，丽——娃丽妲，丽娃丽妲……”不过在广州哼的是英文Rio Rita。我想“丽娃丽妲”这译名是上海译的，因为“娃”在上海话里可读成wo，跟“o”相近。Rio在葡萄牙、西班牙文里相当于英文的River。所以丽娃丽妲照说应该译成“丽妲河”。把“丽娃丽妲河”简称作“丽娃河”，那就是“河河”了。但“丽娃河”很好听，反正是个中国名字，约定俗成，也没什么。我不过是说说它的来历罢了。

井冈山米酒

袁晓赫

井冈山老表爱喝自家做的米酒，他们认为自家做的米酒虽土虽薄但味正，喝了人醉心不醉，而烧酒烧身，洋酒烧心。老表以喝冬酒为主，冬至后做的酒称冬酒，桃花开时做的酒称桃花酒，三伏天做的酒叫三伏酒。

那么米酒是怎么做的呢？

米酒的食料是糙糯米（一般是新糯米，做时只去谷壳不去米皮），掺少许晚米也可以。

将米浸在水中，待米浸泡发白时，就可以做酒了，把米淘干净，放入饭甑内蒸熟，然后把蒸熟的糯米饭倒在晒盘中摊开冷却，等饭粒不烫手时，撒上酒曲，不断地搅拌，越均匀越好，然后一皮皮放进酿酒木桶里，封上桶盖，上下左右裹上稻草（因为米酒一般都是冬天做的），搁放在厨房火塘前的茅窝里，以保持它的温度。大概六七天后，糯米饭就加温发酵，直至呈露酒酿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兑水了，兑多少水，就看个人的喜好了：口感重的，一斤饭兑八两水，口感轻的一斤兑一斤，个别老酒鬼喜欢用酒代替水兑进去，也有不兑水的。盖盖再过六七天后，琼浆玉液的米酒就成功了。挤压掉酒糟，就可以灌入酒坛封坛保存了，未兑水的称酒娘，酒娘可以保存几年，甚至十几年，兑了水的米酒只能保存年把子。开坛以后再兑水就是假酒了。

如今酒市纷呈，“名酒”“好酒”琳琅满目，而老表青睐的依然是自家的米酒，逢年过节，清甜的米酒香弥漫整个山村，透出一股酽酽乡情。

捧书学子的等待

邵 政

2008年6月28日上午，即将初中毕业的我带着常住北京的大姑妈，第一次来到上海东方艺术中心，观看了一场东方市民音乐会。具体的音乐会内容已经淡忘，但亲民的票价：30、50、80元，让我们这些普通的市民，也能走进艺术殿堂，贴近高雅音乐，享受高品质生活。

时隔6年半，已经身处大学的我得知东艺有最高80元封顶的当场学生票出售时，惊讶得目瞪口呆，就此和朋友约定，观看最近一场国际大牌明星，多次格莱美大奖获得者的鲍比·麦克菲林的演出，之后又连续两天观看了两场杜达梅尔指挥洛杉矶爱乐乐团的演出，还有瑞士巴塞尔交响乐团音乐会，但我还是意犹未尽。

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当属“东艺十周年庆典演出”的首演。古斯塔夫·杜达梅尔作为国际乐坛最炙手可热的青年指挥家，已经在多个世界级乐团有过指挥经历。此次，杜达梅尔携自己担任音乐总监的美国洛杉矶爱乐乐团首访亚洲演出，可谓破天荒，上海又是中国内地唯一一站，作为上海市民，能在家门口就欣赏到，也是一种福分。3月22、23日连续两天的演出，我都下午五点早早来到东艺排队，等待购买当场学生票。谁知有一群热情洋溢的同学比我还要积极，排在首位的同学下午三点就开始排队了。东艺方面想得也很周到，置备了30多个凳子摆成一列，省去了我们学生站立的痛苦，为此，我们学子都十分感谢东艺的贴心安排。

在座的我们为了不浪费宝贵的学习时光，都拿出了书本阅读起来，边看边耐心等待，正当我一页一页津津有味仔细阅读时，队首出现了些许骚动，“哇！是杜达梅尔哎。”我一回头听到有人喊。杜达梅尔竟然奇迹般地现身东艺票厅，我愣了大半会儿，见到其他同学都上前簇拥，纷纷拿起手机拍照。我突然下意识地对杜达梅尔挥手致意，大喊：“Dudamel，Hello！”杜达梅尔见我如此强烈地呼唤他，也对我招手，回应我：“Hello！”能跟世界级青年指挥家杜达梅尔打招呼，我激动得热泪盈眶，无以言表。有同学借此机会，用英语表达了自己的敬意与仰慕之情。

3月22日第一场音乐会是一部庞大编制作品，也是整场音乐会的唯一曲目，耗时长达80分钟的马勒《a小调第六交响曲》。杜达梅尔全程背谱指挥，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乐团自如地掌控能力以及对总谱强大的记忆能力。无中场休息对现场观众来说，也是一种挑战。3月23日第二场音乐会上半场是约翰·亚当斯《城市之夜》的中国内地首演。下半场是德沃夏克《e小调第九交响曲“自新大陆”》，汹涌澎湃的开场，大气磅礴，魅力十足，整个面庞都能感受到乐池吹来的滚滚气浪。当观众们雷鸣般的掌声一次又一次唤出指挥杜达梅尔后，首先加演了德沃夏克《斯拉夫舞曲》第一集第八首的弗里安特舞曲，之后加演了伯恩斯坦的《为乐队而作的嬉游曲》第二首的华尔兹。

东艺实打实的学生票政策给我们创造了现场聆听世界名团、顶级音乐盛会的可能，更创造了零距离接触世界级顶尖音乐家的机会，让我们受益匪浅，感触颇深。作为古典乐迷，现在的我平均每半月就会造访一次东艺观看演出。希望东艺的演出档次越来越高，节目水准越来越好，专业水平越来越高。

十日谈 我与“东艺”

回忆十年间看过的芭蕾表演和音乐会。明请看本栏。

忆少年

（外一首）

费 碟

斗鸡踢毽划小拳，
戏落飞霞歌入湾。
鬓霜今显秋枫意，
自把天云淡淡翻。

行 云

欲化红霞珍送给，
千年略阅顿无词。
敢将肝胆黑白弄，
随心卷动照天思。

夜光杯